中考那年夏天

方晓蕾

家里果然有两个算命先生。我一进门,娘就叫我去东屋,我说我先吃饭,时间来不及了。她就说:饭已经熟了,你先去吃。

爷呢?

爷在东屋和先生说话呢,你和英子先吃。

我扭身就走了,没搭腔。娘就不理我了。她知道我烦什么。我最烦她说英子。英子是她娘家一个远方外甥女,比我大三岁,今年快20岁了,在我们家住了也快两年了。英子起初为什么来我家,我并不知道,也没听大人说过。好像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家里就多了这样一个女孩,娘起初让我叫姐姐,我的弟弟们英伟、英恩、英超都跟着叫她姐姐,我不叫,开始跟着娘喊她英子,后来只叫她名字黄桂英。她的名字我是怎样知道的呢?那是有一天,我无意识发现家里有一封从旬阳小河寄来的信,信封写着黄桂英收。我问娘黄桂英是谁?娘说就是你英子姐啊。我便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黄桂英了。从此以后,我便人前人后地喊她黄桂英。有一次,不小心让娘听到了。娘骂我:你咋一点礼貌都没有呢?我正想和娘争辩,她却说话了:让他喊名字吧,我喜欢小安喊我名字。她这么一说,我从此偏不喊她的名字了,要和他说话时,我就"嗳"一声,她就知道我喊她。

我到厨房的时候,英子正在炒菜,她见我进来了,就说:快给我看一下火,添一把柴,火快灭了。

我没吭声,一屁股坐在灶门口的凳子上,往灶洞里添了一把干柴。她见我满脸不高兴,就说:"好了,好了,就这一个菜了,来得及。"

我没理她,她也不看我,又说:"饿了吧,今天是不是又考试了?"她管得宽得很,爱问我学校的事,爱问我班上的事。其实,她自己才上到小学三年级,我说什么她又不懂。有时,她问我,我故意气她:"你知道 H_2O 吗?"

她一脸好奇地问:"H_2O 是啥?"

看看,自己又不懂,还要问,H_2O 是你的命!她知道我故意气她了,便一脸的默然,不说话了。

她不长记性,今天爱问的毛病又来了。我恶声恶气地说:"你又不懂,问什么问!"她已经炒好了菜,往盘子里装,听我说这话,手停在了半空,看着我。我看了她一眼,还想再刺她一句,见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滚动,就有点不忍心了,想说点安慰她的话,可又说不出口。我最怕她的眼泪了,像豆子样的,说出来就滚出来了。

她见我看她,又有点不好意思了,忙放下手中的锅铲子,用手在自己的脸上眼睛上一抹,带点笑意地说:我不懂才问你嘛,我喜欢上学,可没机会,你知道我原来学习多好啊。

我"扑哧"一下子笑出声了。

你笑什么笑?我就是学习好嘛,三年级的时候,我还得了奖,学校奖给我一支铅笔呢,说着,她又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汗。

我的笑声更大了。

你笑啥子嘛。

你看你的脸,我指着她的脸说。

她忙跑到镜子前看自己的脸,一看,自己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看到了自己被锅黑弄花的脸,五划六道的,有点怪模怪样。不准笑,我去洗把脸,你自己舀饭,快吃,小心迟到了。

这天是很少见的白米饭,我舀了一大老碗,把几个菜都弄些到碗里,举着饭到东房里去了,我要看看爷在和先生说些什么。我讨厌大人们算命什么的,但我却好奇他们如何能算出人的命运来的。我当然知道那是假的,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看听听。

我叫了一声爷,爷正在说话,听我叫他,应了一声,对旁边两个陌生人说:"这就是我的大孙子,今年上初中三年级,放到过去,也就是秀才了吧。"

那是,那是,两个陌生人中的胖一点地应和着爷爷的话,他手中拿着一本发黄的书,正要递给爷爷看。我就知道这两个陌生人是所谓的算命的先生了,就叫了一声:叔叔好。

娘说:"小安,你先别吃了,让先生先给你看个相。"

娘,你怎么也信这?他们不是算命吗?怎么又看相了?我边往嘴里大口地扒拉饭,边问。

都有,都有,命也算,相也看,另一个瘦子说。

你们就会骗人,这个世界上哪有看相算命是真的?都是糊弄人的。你不是会算命吗?怎么没算算自己的命?我自恃自己如爷爷所说的,放到过去就是个秀才了,再加上自己又学了政治,里面才讲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自己根本不信算命看相之类的,也根本看不起,便有点出言不逊了。

你这娃子怎么这样说话?没礼貌!娘在边上呵斥了。

没事,年轻人啊,又是学生,哪知道中国古老文化的奥妙?你说是不是方老先生?胖子笑呵呵地对爷爷说。

那你说我的命好吗?我虽然不信,可我又有点想知道他们胡咧咧些什么。

小孩子家家的,别插话,听大人说话,爷爷批评我。爷爷平时最疼我,轻易不说我。我看爷爷说话了,便不言传了,待在一旁吃饭。

还是胖子说话,对我娘说的:大嫂不是问公子的学业、婚姻和人生吗?我对你说,你不是操心的。见我娘在一旁疑惑,他又回头对爷说:方老先生,在您老面前卖弄了,您也是懂家子,不敢骗您,您不是让我给您的四个孙子都算了吗?你都不用操心,个个都有出息的,您是教育晚辈有方啊。

我在心里笑:这些话谁不会说啊,套子,净是些好话。爷爷准上当了,爷爷虽然一生阅历丰富,阅人无数,可爷爷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个弱点,就是经不住好话。好话谁不喜欢听呢?

果然,爷爷得意了:也是,方家就没有出过孬种,我不是和你谝过方氏的祖上吗?那也是人才济济的啊,出将入相的不少,族谱不在,要是在的话,准让你瞧瞧。

不用瞧,您老的话就和族谱一样,瘦子在一边敲边鼓。

您说不用担心,可我放心不下啊,他今年到底能不能考上学?娘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说。

嫂子,我说过你不用担心嘛,他用心自然就能考上,他不用心自然就考不上,你担心是多余的。

屁话,我在心里骂了一句,心里越发看不起这两个人了,用筷子敲了一下空碗,走出了东屋。

英子在厨房的门口招手。

干嘛?

她朝东屋努了努嘴,问:咋样?

啥咋样?

不是给你算命看相吗?没说你娶个咋样的媳妇?

我白了她一眼:你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成心逗他,又对她说:快去,该你去了,我娘让你去,说给你算一下,看你能不能找到婆家呢。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像一块红布似的:瞎说。我装作没看见,自顾自地舀第二碗饭。她忙拿起那个装肉的盘子,把半盘豆豉炒腊肉拨到我的碗里了。你干啥子嘛!我虽然心里暗自高兴,但嘴上不耐烦地说。

你吃肉补脑子,她嘿嘿一笑。见我不说话,瞄着我的脸说:真的?姨真的说让我去,要给我算?

爱信不信!

她又使劲地看了我一眼,扭扭捏捏地走进了东屋。可过了一会,她就出来了:你骗人!

我怎么骗人了?

姨没叫我!

娘没叫你,那你急啥子?这样急着嫁人啊,我笑嘻嘻地说。

死人!不跟你说了。

好了,好了,你放心,娘一定会让他们给你算命的。

真的?

当然啊。

她这才开心了,可马上有不放心地问我:可是姨要是记不准我的生辰八字,算错了怎么办啊?

那还不简单?

简单?

是啊,算错了,你就嫁错了人呗,不管你嫁对还是嫁错,还不是嫁个瘸子就是个跛子!

死人,不跟你说了!你还不赶快吃饭?迟到了。

听她说这话,我拉过她的手,掰开她的手腕,撸起她的衣袖,瞄了她手腕上的电子表,果然见时间不多了,就几口扒完了碗里的饭,丢下碗,就走了。

你不等你的小媳妇了?她报复性地在我的背后喊。

可恶,她也同所有的人一样,把阮茵说成我的小媳妇。你再胡咧咧,小心我撕你的嘴,我恨恨地说。

本来就是嘛,大家都说,连阮婆自己都到处说,你还不让我说?

都说,也不准你说,我气哼哼地说。

她"咯咯"直笑。

吃你的饭,饭都堵不住你的大嘴?我瞪了她一眼,走到桑树的葡萄架下,正想喊阮茵走,嘴刚张开,见她立在她家大门口,看着我们。一脸的不开心。

我知道阮茵又多心了。她的性子怎么跟林黛玉一样的呢?

走吧,我看了阮茵一眼说。她不理我,直直地从我的身边走了过去,我只好不言不语地跟着她。走过我家门口时,我见阮茵死死地看了一眼黄桂英。这个没脸皮的黄桂英,在那只顾自己吃饭,装作没看见。但我回头看她时,她对我吐了吐舌头,一转身,扭着大屁股,回到厨房里去了。

走到河边的时候,阮茵还不理我,我沉不住气了:媳妇,怎么了啊。

她厉声说:谁是你媳妇?

你啊,你是我小媳妇,你婆说的嘛,我嬉皮笑脸地说。

不要脸,她终于有点笑意了。见她要脱鞋脱袜子,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背你过河。

她坚决地说:不。

我才不管呢,三下五除二地脱了自己的袜子,背起她就下到水里了。

放下,快放下我,她在我的背上使劲地往下溜。

我说:别动,下面可是水啊,你不想一下午都湿着衣服吧。她这才安宁了。但她还是不同意我背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快把我放回去,别人看到了,会说我们的。

说去,谁怕啊,我背我小媳妇呢。

去你的,她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但她也安静地爬在了我的背上,不再乱动了。

你说话啊。

有什么好说的?她没好气地说。

我只好没话找话:阮婆中午给你做的啥饭?

还不是苞谷糊汤!哪有你享福,有人做饭,还有人陪你吃饭!

你怎么胡说呢。

我胡说?我说的是事实!

好,事实,我不理她了。我不说话了,她反倒有些急了,问我:你这个黄家表姐怪哟。

怎么怪了?

那么大方!婆说是你娘给你找的大媳妇呢,她在背上笑。

婆怎么一天到晚都瞎说呢?我生气地说。

胖婶对婆说的嘛。

胖婶那一张嘴你都信?胖婶还说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你又胡说,她又掐我。

好了,你再掐我,我没有胳膊背你了。

正好,她在背上开心地笑着说。

喂,你把我往哪背啊,她摇我的胳膊。我一看,只顾说话,都走斜了,已经到水边了,我又顺着水边走了好远。我忙把她放到水边的干地上,她脚一落地,就摔起胳膊,跑上了河边学校的操场,然后一溜烟地进了学校地大门,转眼,影子就不见了,我知道她已经进了教室。我这才转回头,坐在水边的石头上,用流水冲干净双脚,慢慢地穿上袜子,穿上鞋,慢腾腾地穿过学校的操场,进了学校的大门。

谈书法的传统

吴纯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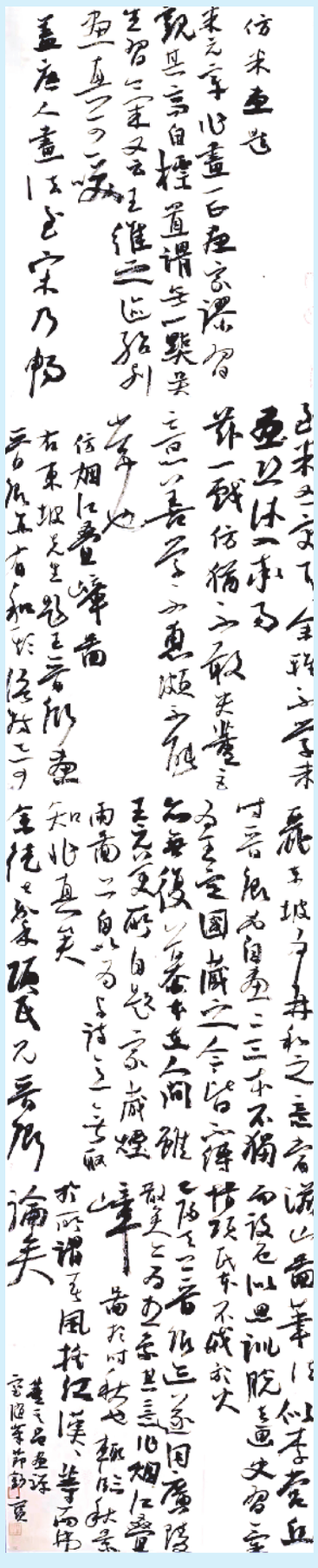
谈到书法的传统,以我肤浅的理解即是书法传承的道统,换言之就是书法传承中相对稳定、必须遵循的这部分内容。书法的传统本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做基本的梳理概述,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经典法帖,二是书法史论,三是传统文化精要。

从书法的本体来说,自甲骨文的出现成熟到明清以降,我们祖先留下的关于汉字的书写遗迹都应纳入书法的传统范畴,包括文人信札手稿,庙堂碑刻、金石铭文,坊间砖瓦铸镌、简牍墨迹等,这是书法传统资源的庞大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取法对象。在这众多的书法遗迹和丰富的传统资源中,经历史检验而被广泛认可的经典名作就成了书法传统的代言者,他们既是书法技法语言的规范集中体现,也是书法审美或书法美学的佳作典范,我们只有循环往复的体察其中奥义,终生临池不辍的精进修习,或许才能熟练掌握这些精湛的技法、领悟书法的绝妙。

书法史论是站在书法的立场,对每个时期书法历史文化背景、书法风尚特点的介绍和历代大家对书法的论述,集中了先贤书家关于书法的真知灼见。我们只有阅读学习书法史论才能了解到先贤是怎么认识和看待书法的,这有助于我们对书法深刻的理解。同时,通过梳理总结和分析书法史,便于我们把握书法流变的规律,让我们能接近书法的"主脉"和"大道",避免进入误区和走向偏狭。这些关于书法的言说和论述对于书法的学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自然属于书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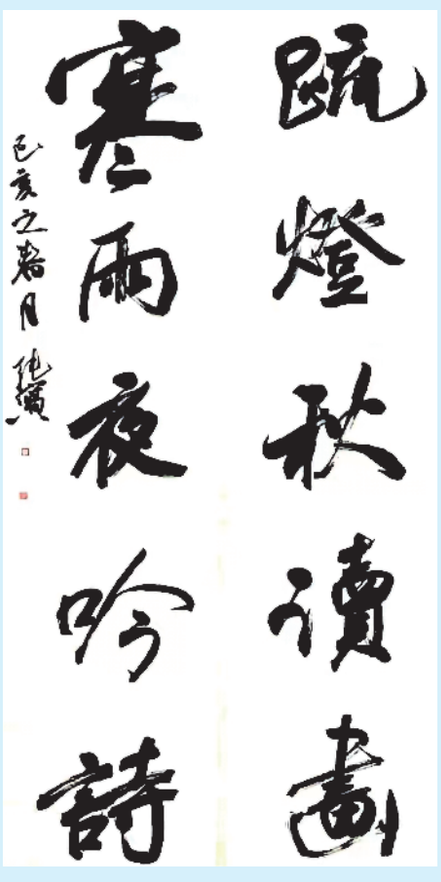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里,浓缩了我们祖先对宇宙自然事物和对生命万物的体验认知。书法是传统文化孕育出的具有民族文化光辉的一门古老技艺,我们传统文化经典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深深影响并滋养着书法。直接点说,书法就是反映我们传统文化观念和立场的一门艺术,不论是儒家、道家,包括汉化后的佛学其精髓要义都对书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必然是书法传统的核心内容。

我们容易把书法的传统和书法传统的经典这两个内容混为一谈,应该说书法的传统和书法的传统经典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书法的传统经典应该是在历史长河中被检验、被广泛认可,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书法遗迹和理论。比如行书中的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等,草书如自叙帖、古诗四帖、十七帖等,这些被誉为书法经典的作品,他们不仅是书法技法语言的绝妙经典,也是书法法度标准和书理规律的集中浓缩,更不乏书家鲜明的个性风格。书论方面如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蔡邕《书法九势》,包世臣《艺舟双楫》等,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书法理论,都对书法的本质、基本原理、审美经验等做了精彩论述,这些都是作为我们后学研习书法的重要传统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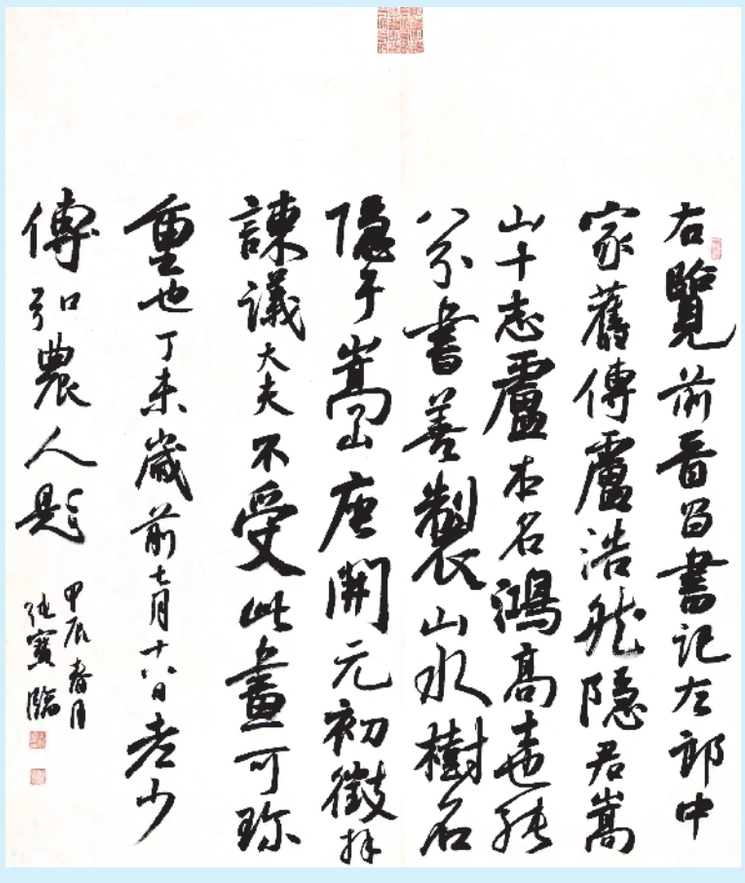


行草条幅

吴纯宝作品小辑



行书对联



临杨凝式卢鸿草堂十志跋

湖畔情

王典根

石梯的一个个寨子,看起来并不高,沿路是些高高低低的山峁,据说因境内有一道道通往汉江边天然连山石阶,夕阳晚照,景色宜人,为安康古八景之一的"石梯晚渡"。

如今,旬阳电站蓄水后,汉江水面淹没蛤蟆石、莲花石、对窝石、狼嘴石的踪影,几乎无人再能较为完整地说出千年古渡的"音容笑貌",更没人能记住千年银杏、百年古柏、高家大院、古渡码头、石头房的美好回忆,只有滔滔流水声清晰地回旋在耳边。

石梯人称之为石梯坎,行走石梯坎是个技术活,课本里《登泰山》一文中所讲的登山技巧,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实践:起步不要太快,要走"之"字步,背夹耸耸,打杵笃笃,头帕盘盘,汗巾甩甩,步步紧扣向前赶活路,否则人仰马翻四腿朝天,不是摔晕破皮,就是伤筋断骨,那时从早到晚在路上都难得遇见一台轿车,许多城里的老司机看着弯急沟深、坡陡岩险的石梯公路,常常望路止步、望路兴叹。

新世纪前后,下乡到石梯镇检查计划生育工作,要么把小轿车开到轮渡上过河移步入村,要么绕县穿道入境,常常遭遇尴尬的"天晴人座车,下雨人推车"。每逢遇到烂泥路,泥巴把车轮裹得严严实实,实在转不动了,只得下车推着车子向前走。

现在,张石大道由张滩镇奠安村村口至石梯汉江大桥桥头,途径九条沟村、杨寇村及双村村,仅15分钟车程,结束了老百姓肩挑背扛的历史。石梯汉江大桥建成通车,结束老百姓隔河渡水的历史;60吨水路运输码头建成通航,结束了老百姓货物难运的历史。如今石梯镇距安康富强机场约20公里,距离十天高速安康东出入口约9公里,316国道横贯全镇,还有正在规划的环城高速、环城快速路与之相连,乡村公路在田间纵横交织。

水是生命之源,自安康东湖的雾里苏醒,水面微微漾起涟漪,如柔滑无边的蓝色丝绸起伏,如梦似幻地笼罩着湖面与青山,随着朝阳冉冉升起,薄薄的轻纱由浓渐淡。

石梯自古就与汉江结下不解之缘,悠悠汉水穿境而过,江岸渡口往来熙攘,每到雨季,如早上云铺石梯渡口,午饭前境内必有大雨,而且雷雨居多,老百姓不仅会早早准备蓄积雨水,还会将外出探亲访友行程推后。如果早上石梯渡口晴朗,人们劳作时则不必防雨,这种气象征兆,成了石梯人的晴雨表。

悠悠石梯古渡,每一座飞檐寨阁像是挺起不屈的胸膛,绿意和诗意在山谷间舒展,"闲置房"变成"黄金屋",在村落苏醒,在田野边涌动。远山含黛,近水碧幽,一朵朵芍药花,一颗颗红桑葚,一片片水蜜桃挂果,让我对花果飘香的石梯镇充满着向往。

我们上班族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周末喜欢到周边乡村逛逛,石梯生态好、风景美,基础配套设施也较完善,在石梯古镇小住,比城里舒服多了。石梯镇镇长杨安也说,老百姓碗中有米,杯中有水,脚下有路,奔小康有底气,生活比我们当干部的还安逸呢!

石梯镇把山区变"景区",把田园变"游园",不断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万山丛中,峭壁之下,我明白了"石梯"这么一个镇名,看似随意而为,又浑然天成,也许把那些苦涩的石坎化作一朵朵白云,让父老乡亲享着山一样平安、水一样幸福的生活,才是诠释。

生命如歌

朱清兵

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彩虹,吹吹清风,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满足。一个人在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我常常下班后走路回家,单位右前方桥下的人行小道,那里江水连绵,绿树成荫,亦可一睹城市的建筑风貌。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走这里?其实就是为寻找丢失了很久的平衡。我一直以为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可是却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故事。一直很想跟你说,当你过得不开心的时候,想想有那么一个人,仅因为你的存在就已经觉得很幸福。

生命如歌,我们每个人都是歌者,歌唱自己的幸福。生命如茶,浓淡有别,需要我用心去品尝,生命的完整在于容忍,等待与爱。如果没有这一切,拥有了所有也是虚无,都说人的一生至少需要遇到两个人,我遇到了两个人,一个人是你,另一个是孩子,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